

仁政爱民陈凤翰

□齐英华

近日，潍城城隍庙完成修缮，正在进行整体开发的城隍庙片区北至金巷子。金巷子，东起向阳路，西至北门大街，长百余米、宽数米，却有着“八支旗杆底”的雅号。

清嘉庆年间，潍县陈大观家族老三支陈三奇后人陈迪聪，致力于振兴地方教育，为潍县县学恢复增加四名廪生指标。同时，他对子侄的教育尽心尽力，希望后人能通过科考扬名，治学名宿韩理堂、高守训、刘济川等都是他家的座上宾，四方文人士路过潍县，“必敦请到家，肃具觴豆，流连数日”。据称，为了宣扬科第连绵的荣耀，家里每有人获取功名，都在宅院大门前竖起一支旗杆，于是有了“八支旗杆底”的轶事。

陈迪聪的长子陈凤翰（1780年—1841年）自幼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，乾隆巡幸五台山召试文学士，他以献颂称旨钦取二等赐衣一袭。

嘉庆十九年（1814年），陈凤翰联捷进士，点翰林院庶吉士，步入仕途。初任广东封川县知县，后调到阳江任知县。考虑到父亲年事已高，广东阳江与潍县又相距遥远，陈凤翰心急两地，便加捐郎中，担任工部都水司行走。父亲去世后，陈凤翰出守到南方为官，历任兴化、建宁、泉州、兴化（回任）、延平、建宁（回任）、福州、邵武六地的八任知府。

陈凤翰政事崇尚简要，遵循先人“民之所好，好之；民之所恶，恶之”的教导，恪守“忠于职守，施政为民”之道。他任建宁知府时，为防荒年，他倡储义仓，赡养贫穷士民，一年之内清理积狱，无留牍，无一人上访。在兴化知府任上，

陈凤翰大兴水利，修南洋、北洋水道，发展农业生产，“尤后人所利赖者也”，当地百姓送他“粒我蒸民、因深由造”的匾额表示感谢。任泉州知府时，台湾张丙、张辨等人作乱，百姓不得安宁，陈凤翰一方面保证驻军需供供应充裕，一方面加强边界防守，抵御乱匪。他御匪有功，却婉言谢绝了上司欲上报朝廷请求奖赏的好意。

他为官清廉，不仅自己不占公家便宜，反倒用自家物资贴补府衙急用，从一封二月初九写给家乡的儿子毓瑛的信中可见。信中，他让儿子托付梁二老伯置办三旬米、蟹松各十斤，吉米、鱼蛋、鱼子、中等海参各二十斤，用黑瓷坛分装，通过海船带到闽地，还让家中托捎十个小黑瓷盆、二十个大小黍苗筍帚、大小十五个林桔盖垫、三十个沙罐、十套好木梳、五十个即墨篦子。泉州人著《去思录》赞颂他廉洁、爱民的德政，“沛两江之德泽笔不胜书，著五邑之廉声口难尽述”。

陈凤翰恬淡处世，教育子女莫追名逐利。任延平知府时，一封十一月初六写给儿子毓玟、毓瑛的信中说：“我于今宦情甚淡，视功名如尘土，毓玟之中与不中（指考试）皆有定数，何足介怀。”他一生俭朴，也要求子女保持良好的家风，信中提到让毓瑛好好保养身体，“一切饮食、衣服须从俭约，即房屋只要够住，万不可踵事增华，切嘱，切嘱”。

任邵武知府数月，陈凤翰积劳成疾以病告归，由儿子毓玟等待奉，从福建辗转浙江、江苏，抵达故里。道光二十一年（1841年）三月十五日，陈凤翰病逝于家中，葬于潍县城东湖（胡仕）村，终年61岁。泉州人在黄花山建祠祀之。



远去的葫芦瓢

□马玉顺

庄户人过日子，离不开锅碗瓢盆。上世纪80年代前，故乡人用的锅碗盆，都是赶集上店买的，唯有瓢不用买，而是自己用葫芦制作的，这就是葫芦瓢。

小时候，每年清明节前后，母亲都在庭院的角落种下几颗葫芦籽。不几天，葫芦籽便发芽出苗，不知不觉间，蓬蓬勃勃生长起来。整个夏天，葫芦藤爬满用树枝搭建的葫芦架，洁白如雪的花、毛茸茸的青葫芦，一茬茬，密集登场，扮靓了庭院，也带给孩童无限的惊喜。

母亲种的葫芦，俗称菜葫芦，既有圆葫芦，也有长葫芦。葫芦长个后尚嫩时，采摘下来，刮皮切开，去除籽瓢，炒着吃或做疙瘩汤，都很不错。偶尔，母亲会将嫩葫芦剁碎，倒入葱花炆锅的豆油，加少许食盐搅拌均匀，无论是包饺子，还是包大包子，都异常美味。

秋天到了，风越来越急，天越来越凉，青葫芦渐次变成浅黄色、灰白色。表面用指甲掐不动了，就表明葫芦已经木质化，达到成熟状态，可以制作葫芦瓢了。

选择形状良好、左右对称的圆葫芦和“尾巴”笔直、头部圆润的长葫芦，用刀具将表面那层薄皮轻轻刮去，然后用锯条从中间小心翼翼锯开。这道工序，由心灵手巧的父亲来完成。

接下来，把锯成两半的葫芦放在大锅的蒸屉上，烧火蒸到一定火候，取出来，抠掉里面的瓢籽，放置在阴凉通风的地方，一两周后，自然风干，就制作成葫芦瓢了。

制作葫芦瓢，虽不复杂，但很有学问。比如蒸制环节，火候大小、时间长短，都会影响葫芦瓢的硬度和使用寿命；而晾晒环节，若直接暴晒在阳光下，葫芦瓢会变形或者裂纹；若放在室内阴干，因水分尚多，很容易发霉。每个过程，都要恰到好处，才能获得颜色鲜亮、坚固耐用的葫芦瓢。

在我的家乡，葫芦瓢最普通的用法是舀水和盛面。将葫芦瓢放在水瓮里，就是水瓢，把葫芦瓢放进面缸里，就是面瓢。葫芦瓢干净又无污染，无论舀水还是盛面，都暗合绿色环保的要求。

那时候，农村还没有自来水，饮用水要从村边的深井里打上来，挑回家，倒进大缸里。挑水时，把葫芦瓢放在桶里，瓢浮在水面，水就不会洒出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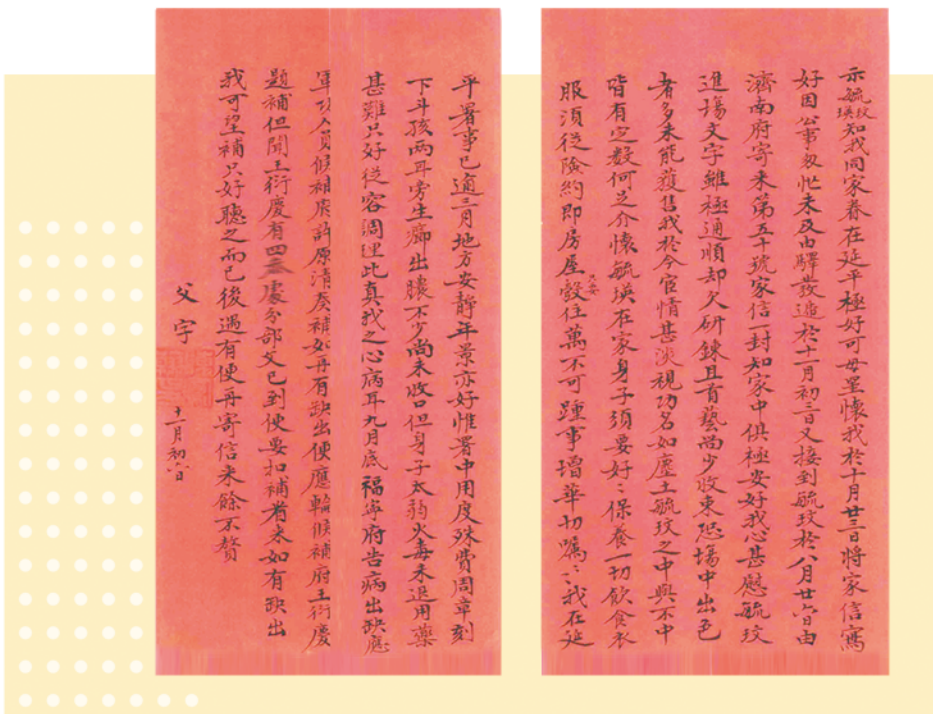
葫芦有清热、解毒、消黄疸、通结石的功效，用葫芦瓢舀水能软化、净化水质。小时候，玩耍回到家，或是放学归来，第一件事就是奔到水缸前，舀起一瓢甘冽清甜的水，咕嘟咕嘟，一阵狂饮，怎一个舒服了得。

其实，在农家，葫芦瓢使用广泛，无处不在。母亲喂鸡时，用葫芦瓢盛麦麸和玉米粒；喂猪时，用葫芦瓢舀猪食，一瓢一瓢限量给猪吃；母鸡下的蛋，被母亲藏在葫芦瓢里，用棉袄盖着，放在炕头上；母亲的针头线脑和一些布衬，也被收集在葫芦瓢里……

我清楚地记得，有几只长葫芦制成的精致小瓢，是我家的粥饭专用“勺”，母亲做的玉米糊糊、菜粥和稀饭，从锅里到盆里，从盆里到碗里，全靠它的转运。用得久了，瓢把上有一层包浆，滑润饱满，非常趁手。

葫芦瓢的高光时刻，无疑是过年期间。每逢春节，大大小小的葫芦瓢变身“果盘”，盛装炒熟的花生、瓜子以及各色糖果，摆放在茶几、炕桌上，招待着来拜年的乡邻，以及远道而来的亲戚，彰显着主人的大方和热情。

时光飞逝，葫芦瓢也远去了。如今居家过日子所用的瓢，不仅材质多样，还更为精美，更为实用，但在我的记忆中，葫芦瓢还是那么清晰，那么鲜活，每每想起，总有一股温情荡漾在心间。



陈凤翰家书

信札纸本行书识文：

示毓玟毓瑛：知我同家眷在延平极好、可勿挂怀。我于十月廿三日将家信写好，因公事匆忙，未及由驿发递，于十一月初三日，又接到毓玟于八月廿六日由济南府寄来第五十号家信一封，知家中俱极安好，我心甚慰。毓玟进场文字虽极通顺，却欠研炼，且首艺尚少收束。恐场中出色者多未能获售。我于今宦情甚淡，视功名如尘土，毓玟之中与不中，皆有定数，何足介怀。毓瑛在家身子须要好好保养，一切饮食衣服须从俭约，即房屋只要够住，万不可踵事增华，切嘱，切嘱。我在延平署事已逾三月，地方安静，年景亦

好，惟署中用度殊费周章。刻下，斗孩两耳旁生疔，出脓不少，尚未收口，但身子太弱，火毒未退，用药甚难，只好从容调理，此真我之心病耳。九月底福宁府告病出缺。应军功人员候补，许愿请奏补，如再有缺出，便应轮候补府王衍庆题补，但闻王衍庆有四参，处分部文已收到，便要扣补，看来如有缺出，我可望补，只好听之而已。后遇有便再寄信来，余不赘。

款识：父字，十一月初六日

铃印：陈凤翰印(白文)

尺幅：26cm×13cm×2